

新系列

叛逆冤家

闹翻天

夏依依



叛逆冤家闹翻天

夏依依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虹

封面设计：黄玲

心心相拥系列

叛逆冤家闹翻天

作者：夏依依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：9.80元

第一章

一个月来，杭州城里从四面八方涌入各地的英雄好汉、俊杰侠士、骚人墨客和王孙贵族。更别提那些闻闻而至的小贩与商家，以及难以计数的乞丐也想凑热闹，使得整个杭州城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。

据说原本当今圣上李世民亦要亲自前来，无奈国事繁忙，只得派太子李消费品代表，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。

世子亲临杭州！

不禁令人纳闷到底是谁这么大的面子，可以将黑白两道的佼佼者引来杭州？答案无它，除了地处杭州左近的楚家堡，谁有这种呼风唤雨、叱咤黑白的魄力与魅力。

三月十五日，楚家堡少堡主，人称“玉面蝴蝶”的楚星灏，将与未婚妻凌予禾拜堂完婚。故而广发英雄帖，遍请江湖上英雄好汉、朝廷中公侯伯爵，备宴招待。场面之大、耗资之钜全属空前仅见，足以媲美王室贵族之流，在在显示出楚家堡居于天下第一庄的实力，着实令人不容小觑。



整个楚家堡张灯结采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喜气、欢欣热闹的气氛、络绎不绝的宾客、川流不息的酒肆、随时香热的糕点、歌舞不歇的中庭、来往忙碌的庸仆以及那人人脸上随见随喜的灿烂笑容，在在都为了两日后的婚礼热身着。

而在南苑淮远馆里，堡主楚剑辉与其夫人伍芊芊正优闲地跳着二郎腿，品尝着江南有名的点心——千层糕、珍珠芋丸、百荷甜汤、杏叶酿蜂浆、五壳香脆羹……，忙里偷闲，嘴边漾起得意满足的笑容。

“辉哥，这几天我真是高兴极了。好不容易灏儿找着了伴，予禾又是那般娇滴滴的漂亮娃儿，以后生下的孙子肯定好看得紧。”伍芊芊难掩兴奋地嚷道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盼了那么久，咱们两老终于可以抱孙子罗！”楚剑辉的兴奋也不在伍芊芊之下。

“婚宴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罢！”

“辉哥，你放心，一切都差不多了，成千上百的宾客都已陆续进驻春秋亭，连太了李消费品也预定今天未时抵达。现在就等着黄道吉日让他们拜堂完婚了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。”楚剑辉赞许地点点头，“噫，灏儿和予禾呢，怎么不见他们？”

伍芊芊贼兮兮一笑，道：“小俩口去谈情说爱罗，哪理会我们两个老人家。”

楚剑辉朗声笑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，只要让我早点抱孙子就行了。”

“我也是那么想呢！”说着，伍芊芊亦笑倒在大婿身上。

“那磊儿呢，他赶得回来吗？”谈笑之间，楚剑辉提起爱到处闲晃的二儿子楚星磊“他的脚程，你还信不过吗？”她朝夫婿眨眨眼，两人心照不宣地对看一眼。

“我只不过叫他捎个信给李兄而已，他磨磨蹭蹭的，到底在于什么？”楚剑辉不解地摇了摇头，“他大哥过几天就要成婚了，他没事不在家帮忙，却到处乱跑，回来可要好好念念他。”

“嗯，这倒是。”伍芊芊忙不迭地点头附和，“灏儿成婚了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吊儿郎当的没个定性，咱们可得为他多留意留意，看看哪家的闺秀能和他匹配。”

“是啊，必要时，咱们……可得……”夫妻俩又相亲，千言万语尽在其中。



初夏时分江面，繁花争相盛开，好似晚一点开使会失了风采，彼此争妍斗丽得好不热闹，更教赏花人目不暇给。

五彩缤纷里，一个娇巧玲珑的粉色身影就在满地遍野的花海里游荡，脸有盈满了甜甜笑意，哼着即兴的小

心心相拥

调，悠然自得地缓缓漫步。

间或采采花儿，追追漫天飞舞的彩蝶，一派天真活泼、不知人间忧愁的烂漫模样，映成一幅生灵跃动的图案，教人忍不住打从心底想要怜惜她。

“嘿，小姑娘，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的，不怕危险吗？”马上就有登徒子向前攀谈，登时破坏了整个协调的画面。

小姑娘停了停步伐，一双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了转，不置可否地瞟瞟距她仅仅两步远的他，并不接口。

那人身着白色儒服，乍看之下颇为素净，但仔细一瞧，小姑娘不觉逸出一阵笑，他系着白腰带、白头巾，手持一只白羽扇，脚穿白鞋，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白，连一张脸蛋也似幽魂般地惨白，活脱脱是标准的文弱书生，而且还是那种身子骨不太好的穷酸书生。

那人见小姑娘笑得灿烂，跟着巴结似地陪着笑，“姑娘，你笑起来真美啊！”

小姑娘马上敛住笑，轻睨了他一眼，摆明是轻视与不屑。

他也不灰心，再接再厉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迷路了啊？不如这样，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我送你回去。”说着，咽了好大一口口水，明显的吞咽声教小姑娘听了也觉得好笑。

小姑娘将他好色的急切模样尽收眼底，摆明是大野狼披着羊皮，却又故作斯文，真是虚伪得彻底，亏他还能

一副书生装扮，更教人觉得呕心。

哼，也不先打探清楚这儿是谁的地盘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合着他活得不耐烦罗！

也好，反正最近过得太平淡，不如找点事来玩玩吧！

心思一动，小姑娘倒也不急着摆脱这个不安好心的黄鼠狼，漾开一抹足以夺人魂魄的笑靥。

一时之间，那人竟看痴了，愣愣地不知作何反应。

“这位大哥，你真是好心人。”小姑娘的声音如黄莺出谷般悦耳动听，伴着一串如银铃的清脆笑声，再加上甜甜的面容，更是教人愈加不能抗拒。

“哪……哪里，”那人被她的声音，迷得失魂落魄，支支吾吾说不出半句话，只是紧盯住仿基吴仙般俏模样的美丽小姑娘。

“姑……娘，你……随、我、来吧！”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贪恋着她难得一见的美貌。

她甩甩手上鲜艳盛开的野菊，漫不经心地耸耸肩，摇一摇头道：“这位好心的公子，我怎么随你去，我自己都迷路了，你又怎么带我回家呢！”

一听见眼前如出生仙子般的美人竟迷路了，那人的口吃顿时好了，口若悬河地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，这儿挺靠近下个村落，我先带你回去，再慢慢帮你找回家的路。否则你一个弱女子在荒郊野外，难保不会遇着毒蛇猛兽，或者是奸淫好色之徒，岂不更加危险。”



瞧瞧！他的口水都快滴到地上了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她非两三岁孩童，难道还想骗她不成。

好个不怕死的家伙，敢动她的歪脑筋，八成是没死过。哼，且看她如何整治他。

她眼帘微垂，故作羞怯状道：“那就有劳这位好心的大哥引路罗！”

书生忙不迭地颌首，一副捡到黄金似的欣喜模样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姑……姑娘，请。”

“公子你先请。”哼，惹上姑奶奶，算你倒楣，可怪不得我！

“嗯，好。”书生不经意地由上自下瞄了小姑娘娇瘦的身躯，似乎很满意眼前所见，方才志得意满地迈步向前。当然其间少不了回头省视小姑娘有没有跟上步伐。

小姑娘一路故作娇羞地低垂着头，默然不语，一脸逆来顺受的好欺负样。但她哪里不清楚书生那一点点心眼，只是不说穿罢了。她倒想要看看他能变出啥聪明的把戏。

唉，谁教好的玩伴——楚星磊最近不在家，日子闷得人发慌！

嘿，果不期然，她跟着“色色的”书生走不到一刻钟，他便将她引进一条僻静的羊肠小径，自然她是“一点”也不意外他的行径。

噫，此路不是通向冤家瀑布吗？

怎么会呢？此处绝少人烟，十分僻静，平常人要是能找到此地实属不易，若非她对此处熟得不能再熟，恐怕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

难道他是胡乱闯进的？怎么可能？这儿属楚家堡地界，早以奇门遁甲布下机关，陈式奇难，普通人压根儿进不来，即使是术中行家也不易在 - 时间刻立时破阵，更何况设阵的人就是她和她的天敌——楚星磊，这阵设得更刁钻古怪。

而两人之一的她已经在这儿了，那么谁还能知道进冤家瀑布的路？莫非是…，她狐疑地瞪了前头文弱的书生一眼。

她是如此冰雪聪明，哪可能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敢情是楚星磊闲闲没事，特地易容来捉弄她。该死天杀的楚星磊，她怎么会那么呆呢！唔，可恶！原来搞了半天反倒是她被耍了。

“喂，叔叔，我口渴了。”她停下脚步，对着前头悠哉的男子喊道。唉，那么宽阔的肩，怎么会属于一个色色的弱书生呢！她早该知道在楚家堡方圆数十里内是没人敢做坏事的，除了硕果仅存的坏胚子——楚星磊。虽然身分是少爷，但也不见得有什么少爷的架势，比她一个小丫鬟还要差劲。

“叔叔？”刚才不是公子吗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叔叔了？

书生不满地回头，色色的目光维持不变，但多了一



丝方才没有的凌厉。

“我要喝水。”小姑娘坚决地道，哼，倒要瞧瞧你能装到几时。

“好，你再忍耐一会儿，再走几步路，前头有一个茶棚，可以休息一下。”他连哄带骗地道。

“我走不动了。”小姑娘坚持地摇摇头。

“走不动？那可糟了。”他一脸糟糕样装得惟妙惟肖。“这里听说有老虎、狮子、毒蛇、蝎子经常出没，我们如果没趁早找到市集，恐怕不太妙。”

唬她，她可不是被吓大的。冤家瀑布她来了数十次了，哪一次遇到过这些小东西。

若不是楚星磊出堡好一阵子了，而堡里的老爷、夫人净会享福享乐，成天吃喝拉撒睡，大少爷星灏则陪着他的示当然妻凌予禾，两个人甜甜蜜蜜，害她想使鬼点子也没处使，功力大大退了好几步，也不至于随便上了楚星磊那么不入流把戏的当。待会儿还不知要怎样被奚落呢！

“怎么，你不信？”书生看出她不信的神情，轻轻一笑，“那你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，如果待会儿瞧见什么小东西，你可别哭着叫我喔，我是不会救你的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说着，迳自往前走去，不再理会嘟着艳红小嘴的小姑娘。

被书生这么一说，小姑娘蓦地感到一股寒气猛然吹过，浑身都冷了起来，但仍嘴硬道：“哼，放心，我当

然放心罗，我又不是没来过冤家瀑布，要你带路，谁要你鸡婆来着！”

“你不怕呀，那最好，免得吵醒一些有的没的跑来追你，那你不太好了。”他的声音已有些距离。

有的没的？她只不过一、两个月没来，冤家瀑布就变得这么恐怖？不会吧！她应该没那么倒楣，她不会遇到的，不会！可是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万一……那不就……，想着想着，她的脚步忍不住愈来愈快，到了最后，索性飞奔起来。

这条小径别无岔路，她往前飞奔的结果，无可避免地直直撞上悠哉闲晃的书生。

“嘿哟。”反作用力的后果，小姑娘在撞上书生壮硕的背脊时，结实地撞了一记，猛然往后一倒，眼见就要撞上路边的大石，跌个头破血流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姑娘头昏眼花，害怕尖叫，书生一个敏捷的转身，回手一抱，小姑娘便直勾勾安全无虞地落进书生的怀抱里。

“好痛！”小姑娘大喊。

好痛！书生不敢置信地瞪向他怀中的小姑娘，他已经将她稳稳接住，非但没有跌个狗吃屎，连坚硬的地面都没碰到，她还在那儿鬼叫什么。

“你哪里痛啊！”他不是很热心地问道。

“你没看我跌得这么严重，全身都痛死了。”

他朝她东瞧西瞧之后，一脸无辜状，颇为无奈地摇



摇头道：“我看不出来。”

“呀，你这人真是没同情心，也不会接住我一下。”小姑娘生气地瞪他，“你看看，我屁股撞到一块大石……头耶。”她的声音本来十分理直气壮，但随着目光移动，她发现居然不是跌到地上，而……而是坐在书的膝上。

书生紧紧地搂住她，她再迟钝也终于了解自己没有跌倒，也没跌得鼻青脸肿，以上纯粹是她可怕的想像力在作祟。

“我……，嗯，”书生炯亮有神的浓眉大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瞧，小姑娘脸上立时染上一抹粉粉的红晕，嘴上却啐道：“喂，你没事抱着我干嘛，哼，也不想想你的大腿比石头还硬，你是存心让我可爱的屁屁开花啊！”

她倒懂得先声夺人，书生悠哉悠哉地牵动嘴角，“要不是我及时接住，这时你就不能河东狮吼了。”

“谁？谁河东狮吼来着？压根儿没人要你鸡婆，你多事接住我干嘛，该不会是觊觎本姑娘的美貌，想霸王硬上弓啊，哼，你给我撒泡尿照照自己吧！”

他才说一句话而已，她就能扯一堆有的没的，立场变来变去，直亏得她说得面不改色，直教他这个人称“赛诸葛”的江湖老鸟哑口无言，算了，何必跟她在口头上一般见识。

“你啊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书生口气一变，一反

方才文弱好色形象，多一些不羁与戏谑。他轻轻将小姑娘放在地上，不疾不徐地站起身来。

“非也，非也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”她得意地摇摇头，“谁教你先耍我，活该。”

“你承认了，这次你输了，可别黄牛耍赖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”他笑得更开心，好似什么阴谋得逞了。

“我承认什么？”她一脸无辜状，暗叫一声糟糕，她一时不察，竟胡里糊涂中了他的计。

“少来，你欠我一次赌金，不贵，一万两。”他说的是与这位小姑娘——燕儿小姐，无聊之余订的赌约，约定为期三个月，谁能够先被对方以诡计、阴谋等等不择手段哄骗一次，胜者便得一万两黄金。

燕儿眨着无辜的眸子，“什么？叔叔，你说的好玄，我听得不是很懂耶。”楚星磊竟敢用计耍她，真是不耍命！难道他没听人说过，千万不要惹母老虎？

“不懂是吗？我的时间很多，可以说到你懂为止。”他笑得很贼。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燕儿很正经地摇一摇头。双手不慌不忙地在胸前挥着，“你是知道的，换呢，自小就不聪明，你甭浪费时间跟我说了，我肯定是听不懂的。”

她不聪明？那诸葛亮不就是大笨蛋罗，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她要全天下的人怎么活得下去啊！摆明就是要耍赖嘛！



“燕儿，你什么时候改姓赖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我改了很久了，怎么，你不知道呀！”燕儿瞪着他，语气很明显是：我给你机会罗，如果你再不知好歹的话，嘿嘿，后果请自行负责，是死是活，她可不敢保证。

偏偏楚星磊正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无聊人，你愈是威胁他，他的兴致就愈高，“好吧‘赖’燕儿小姐，我简单地跟你说，你现在欠了我一万两黄金，我呢，也很好心，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凑钱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燕儿的声音不自觉拉高了好几个音阶，“你再给我说一铤。”

他是很想再说一遍，但考虑到她承受不了，那就……呃，算了。坦白说，他可没那个胆再说一次，“我只说一次，你听到了，一个月以后钱要付给我，还有，钱得靠你自己赚来，不能靠楚家堡任何一个人，否则不算数。”

“你还敢跟我说条件！”燕儿一双柳眉已经气得倒竖，激动地站起身，“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瞎了你的狗眼，居然敢骗我，还敢赢我、跟我要钱，你算不算是男人？竟敢使用这种卑鄙、肮脏、下流、无耻的手段来欺负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亏你还是堂堂楚家堡的二少爷，这种丢脸的事，你也做得出来。”

她愈说愈离谱，也更理直气壮指着楚星磊的鼻子破口大骂，“你说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你叫老爷、夫人、

灏少爷、予禾姊姊，全楚家堡人的颜面往哪儿摆。你教我以后怎么敢去逛市集买胭脂水粉，天呐，我铁定会成为整个楚家堡的笑柄。你、你、你，都怪你。”

楚星磊听了她惊天动地的一顿精神训话，先是微微一愣，接着便爆出狂笑。“燕儿，想不到我才一阵子没见到你而已，你的口齿愈来愈伶俐。连一些有的没的，你也能乱扯一堆，愈来愈长进罗？还是因为太想我，嘴上功夫忘了练，所以才口不择言？没关系，我能谅解的。”

“谅解个头？”燕儿没好气地啐道：“赫，你算哪根葱啊，值得本姑娘为你牵肠挂肚。你最好离我远远的，以免让我看了碍眼。”

打死她也不会承认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她常忍不住担忧着他的安危，当然绝大部分是因为日子太无聊，不然她怎么会想起那么不长进的家伙，不可能嘛！

尤其是楚星磊常常出其不意地消失，每次就是几十天，无声无息，回来后又一副吊儿啷当的臭屁模样，让人瞧着好想揍他。神秘兮兮的，活似在做什么大事业，不禁勾起她的好奇心，偏偏又守口如瓶得紧，惹得她心痒难忍又不能发作。

特别是有什么样的父母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子、他们家的老爷、夫人也一样欠揍得很，不管每次她如何居中怂恿、从中挑拨，明示、暗示他家的小孩有非常大的“问题”，请求他们多加注意。而他们总是说：奉行爱

的教育，让孩子自由地发展。听听这算什么话，压根儿不负责任嘛！

“燕儿，你说的话好伤我的心。”他的语调再可怜委屈不过了，好像当真天下人都遗弃他似的，然而眼角却是满满的笑意。“亏我在外受苦受难，心里却时时想着你、念着你，结果，唉，算了，既然连你都叫我滚得远远的，那我干脆去浪迹江湖好了，反正没人理会我是生是死。”

“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八成又是说来哄我的，你以为我就这么好收买啊！”明明心里喜孜孜的，却不愿拉下脸来和颜悦色地对待他。

“我当然知道你不好收买，每次都要花我一大袋白花花的银子，才能把你哄得既开心又快乐。你实在很贵耶！”他一脸无奈地埋怨道。

“什么？我很贵！”她不禁大声了起来，那有哄人这样子哄的，摆明是想气死她嘛！

哈，他就爱瞧她气得七劳八素的俏模样，双颊嫣红犹如晚霞，一双明眸更是黑白分明地纯真脱俗，看在他眼底，刻在他心中。啧啧，好个辣椒美人。

“笑？笑什么笑？笑死你这个大坏蛋。”

“你舍得？笑死我，可就没人陪你玩耍罗！”

“谁稀罕。”燕儿别过脸去不理睬他，打定主意不同他说话。

他故作百般无聊状，意兴阑珊地道：“喔，好吧。